



「鏗而不捨」出版前言

沈君山

「鏗而不捨——沈宗瀚先生的一生」這本書一共包含三部份。第一部份自述，取材自克難苦學記，中年自述，和晚年自述。這三部書是父親生前根據日記寫的，都已經出版。第二部份文選，是父親的短文，有的已經發表，有的沒有發表，內容包括治學信道的經過。喪逝親友的懷念，和對子女的贈言教誨，可以說是對第一部份自述的註釋。第三部份附錄，包括序文書評和來函，是讀者對三部自述的反應。

父親七十八歲時從農復會的職位上退休，退休以後，仍每天去會裏上班，晨晚打太極拳，也幾次出國開會，因為生活規律化，身體一直很好，八十五歲生日以後，記憶力慢慢衰退，行動也漸漸需人扶持，但仍在母親的鼓勵下，儘量樂觀的去參予一些能提起自己興趣的活動，去世前十天，正值臺北市六十九年度戲劇季結束，由各劇團合演全本雁門關壓軸。李市長特別送來戲票，他仍興高采烈的由母親和我陪着連看了兩晚戲，幾天後身體微感不適，

入家對門的中心診所檢查，十一月二十六日原準備出院，忽因腦溢血去世，去世時一點痛苦也沒有，恐怕連自己也不知道，照我國傳統的說法，應該算是無疾而終。

父親一生從事農業，抗戰中斷了他研究教學的單純生活，此後決策和行政工作佔去了他大部份的時間，但讀書寫作從不間斷，每天晚飯後，除非有特殊的應酬，稍微休息一下便去書房寫讀，這個習慣，一直維持到生命的最後一年。他一共寫了九本中文書，四本英文書，和三百多篇文章，大部份是農業上的專門著作，但是也包括前述的三部自述，和許多追念喪逝親友，教誨子女的短文。父親十七歲時立志做一個「有用的好人」，七十年來，經歷不少坎坷，都一一克服，而獲成功，高齡無痛苦的去逝，於個人可謂圓滿無憾。逝世之後，有位生前知友送的輓匾，用「典範猶存」四字，這四字雖是常用的輓詞，但對父親而言，卻是很貼切的寫照，他的一生確當得起典範兩字。爲了紀念父親，也爲了給大眾朋友一本可以激勵自己的書，遂決定用父親自述的資料爲主，編印一書。正好歷史學家黃俊傑先生編著的「沈宗瀚先生年譜」已經完成，很熟悉父親的檔案資料。於是在母親的指導下，我們選擇其中最能代表父親早年奮鬥求學，克己作人，到晚年治家自娛，養身養性的部分，合作編印了此書。書名取自張岳軍先生輓父親的詞：

「爲學之篤，任事之忠，嶽嶽君子，士林所宗。功隆國計，澤被畎畝，鏗而不捨，爲而不有，高齡辭世，遺愛長存，永懷交誼，感念平生。」

這首輓詞概括了父親的生平，鏗而不捨四個字又最能代表父親一生求學做事的精神，故借用來做書名。

在整理父親遺物時另外發現了一本已寫好但未印行的英文自述：「The Autobiograph of a Chinese Agriculture Reformer」（一個中國農業改良者的自述），這是大致根據他的三本中文自述的摘譯，從零簡、手稿、打字的初稿、二稿、三稿到定稿，一起保存在一個黃色公事包裏。定稿是在民國四十六年，但之後又用鉛筆勾劃修改。這是父親極少數未完成的志業之一，他遺下來的日記中有兩段敘述：

「苦學記英文稿由 Levy 於一九五六年冬再三鼓勵我寫……一九五七年起，我自己重新譯寫，日夜忙碌，至十二月下旬，英文初稿完成……。」（四十六年除夕日記）。

幾個月後，四十七年四月九日的日記：「近幾天因未接 John Day 書局的回信，甚念。常在禱告中祈求我的英文苦學記可以出版，上午十一時 Staff meeting 後回辦公室，接到 John Day 寄回苦學記稿本，謂文稿雖很有趣，但怕銷路不廣，不能出版。我自然很爲失望。我寫此稿花時間精力不少，又算白費了。三年前友人勸我譯成英文，我覺得美國人的心理與中國人不同，不能出版。但 Levy 說勸數次，我才動心，一試，是白試了。」

這本英文自述稿和有關於的日記，使我回憶起和父親最親近的一段溫馨時光。四十七年的秋天，父親到美國華府去開會，會畢，主要爲了出版兩本書的事，要去拜會幾位散居在美東的友人（這兩本書，一本是英文自述，另一本是“*Agriculture Development on Taiwan Since World War II*”後者後來由康奈爾大學書局出版。）

那時，我到美國剛一年多，在華府附近一家大學的研究院讀書，父親要我做他的司機兼旅伴。我向學校請了幾天假，開了剛剛用一百五十塊美金買的已有十三萬哩經歷的二手車，

父子倆就這樣上道了。

這部老爺車開起來唏哩啞啞的，父親一生謹慎，抗戰期間，在貴州息烽，因搭乘列車失靈的公路車翻車，幾乎喪身，此後對搭車的安全，就更加注意。我到美國以後，他每次來信都教我開車時不要談話，不要搭人的便車，更不要搭性能不良的車。可是這次和我旅行，父親把這些金科玉律全忘了。尤其沿途觀賞風景，評論事物，不但談話，而且與高采烈的談話，每到我說出他心裏也想說的話，他就會把手在我肩膀上重重的拍，「真好，笑笑（我的小名）真好」的叫。有一次，肩膀上挨了兩下之後，我轉過頭去臉上一本正經的對他說：

「爹爹，你瞧我們把你的規矩全犯了。」

父親眼睛霎霎，也一本正經的回答：

「唔，跟爹爹可以，」頓了一下，又接下去：

「跟女朋友不可以。」

父親常常有這樣忽然來上一句的幽默。

紐約州北部綺色佳郡的康奈爾大學離華府車程大約八九小時。是我們旅遊的第一個目的地。康大是父親的母校，他白天訪問師友，商量出版事宜，一有空閒，就帶着我在校園散步，指點着告訴我許多當年舊事。康大的校舍，依山臨湖，山腳下碧波萬頃，便是有名的卡由卡，胡適之、梅鄧莊等遊湖泛舟，賦詩記事，因而引起白話文學革命便在此處。我們沿湖漫步，看白帆點點，父親追憶往事，說起小時候他的父親帶着他過錢塘江，見江中船檣來往，歸來也曾作詩，還背了幾句當時做的詩給我聽，他說幼時原也很喜歡文學，立志學農以

後，便不再分心他事；「我的留學機會，是一滴汗一滴淚換來。在康大時，全心全力的致力本門學業，遊湖泛舟這些風雅韻事，窮小子是無福無緣的。」父親說這句話時微帶幾分感慨的神情，現在仍然浮現在我眼前。

父親和生母初識，也是在康奈爾，那時母親在麻州的韋爾斯萊女校求學，暑假到康大來進修作物育種，和父親相識。三十餘年過去了，生母的墓木早拱，但往事往景，在父親的心目中鮮明如昔。故地重遊，山川依舊，父親告訴我許多他與生母婚後志同道合為事業家庭努力奮鬥的故事。生母去世得早，我對她的許多認識，都是從這次康大之遊得來。

離開康奈爾，我們去拜訪賽珍珠，賽和他的前夫戰前在金大執教，和父親是同事，時相過從，一別亦將三十年。賽的莊園在賓州鄉下，離南北戰爭時的古戰場蓋特茨堡甚近，她約我們共進晚餐，我們較約定的時間到得較早，就先去憑吊古戰場。南北戰爭初起時南軍戰無不勝，但是長期對抗，農業的南方，終敵不過工商業的北方，蓋特茨堡決定性的一戰，大勢遂去。後來林肯總統來此追悼陣亡將士，發表了那篇著名的「Of the people, by the people, for the people」的演說。父親告訴我，這篇演說是他初學英文時特別熟讀的一篇文章，每天清晨，吃了一個生雞蛋，就去北京城牆下一個字一個字的背，至今猶能憶其大概。四十年後，勝地初遊，暮色蒼茫中，父親撫著退色的古炮，懷念不得歸去的故國山河，悵觸者良久。

賽珍珠當時已半自文壇退休，一人住著很大的莊園，僕人甚多，但難掩垂垂老去的寂寞，她個性甚強，對中國的認識，似乎仍停留在大地和龍種的時代，對中共抱著土地改革者

的幻想。這一餐飯，小半的時間回憶金大舊事，大半的時間辯論中國的未來，出版書的事，反而沒有怎麼提起。

這一次旅行，重訪了許多父親的舊時師友。出版自傳的事，雖無具體結果，另外兩本英文學術著作，卻到處受人讚譽（一本是前面提起的 *Agriculture Development on Taiwan Since World War II* 的初稿，另外一本是 *Agriculture Resources of China* 已在一九五一年出版。）父親對我說：寫自述要信實，但又不得罪人，不被誤會為矜己，很不容易，因為他一直擔任公職，許多人都勸他不必在還有作爲時便寫，只有胡適之先生和陳雪屏先生鼓勵他。尤其胡先生，認爲一個有代表性的人物，把他的經歷誠實寫出來，是對歷史的一個責任，也是對青年的一種鼓勵。父親寫自述，受胡先生的影響很大，發表以後很受讀者的歡迎，但也引起一些嫉妬和批評，在他的日記中，有兩段話：

「中國人看到人家好，常起嫉妬，使人與我的不好看齊，此爲社會國家不進步的一個大原因，所以我常怒言不遭人忌是庸才。英美人看到人家好，常起競爭，使我做得比人家更好，此其社會國家年有進步也。」

「我深信我的自述不自吹……忙人肯寫自傳是美事，不是壞事，易遭人忌是不免的……好得現在還沒有人責問中年自述有何不真確的事實。如果有不真確處，我尚可改正也，這也是去看出版的一個理由。」

父親一生處事，計劃週全，貫徹始終，從不中途而廢，年壽又高，身體又好，他自己的事，不論公私，幾乎沒有一件事不有始有終的交待得清清楚楚。卽是去世以後的喪事，因爲

功在國家，撫卹特優，等於是自己把自己照顧了，不需要我們多費心。他看事有遠見，決定目標，一步步努力。從青年時離家求學，到晚年的最後一樁事業；創立亞洲蔬菜研究中心，客觀的環境，不如人意者多，可說一生都在「克難」，有所成就，皆是辛苦得來，他自己常說：「人一能之已十之；人十能之已百之」。所以凡事謹慎，凡事珍惜，專精本業，不務雜學，也希望子女如此。我是長子，所受的愛護期望最深最切。但我從小就特別頑皮，令他操憂擔心，在父親的日記，自述，尤其在從前沒有發表的「君山臺大畢業感言」（已收入「鏗而不捨」）一文中處處可見。長大以後，思想論事，還能令他滿意，父親喜歡和我談論問題，曾用愛護的口吻說：「笑笑可以談大事。」但是所謂「小事」，其實是修身齊家最重要的，如生活起居，待人接物，我離父親的標準就差得太遠。父親不喜歡我的興趣太廣泛，大學時代表臺大得了橋牌、足球冠軍獎拿回家，他將之置於廁所，俾我警惕，後來錢思亮校長來我家吃飯看見，胡適之先生也聽說，經兩位先生勸告，獎品的置放地位才得升級。這件故事，父親常說，也記在晚年自述，我學成立業以後，他對我的所謂「多才多藝」，不再多說，但心中仍未必喜歡。近年來我的終身大事，尤其使他擔心。父親去世前住院，正值選舉期間，我擔任選舉委員，四處的跑，白天多由母親陪伴，只有晚上，我替班陪父親睡。二十五日白天，我去了花蓮，晚上回臺北聽了兩場政見會，十一時去醫院，父親已經入睡，我躺在沙發上迷迷糊糊的打盹，中間幫父親上了兩次廁所，第二天早上六時，護士來量體溫血壓，一切正常，六時半我餵父親吃藥，還抱怨他前晚吃的藥含在牙關中未吞下，忽然間，父親臉上發紅，轉紫，瞬變蒼白，口中喃喃了一句：「笑笑，你真好……」就此一瞑長逝。父親一生，

事業爲人，早有定論，高齡逝世，福壽全歸，可謂了無遺憾。只有「笑笑，你真好」最後一語，我心中知道，是他最深切的期望，而兒子並沒有能完全符合這個期望的。父親在他自用的荒漠甘泉，曾有眉批：「我八十三歲看出苦學是福氣。」也許我一切得來太易，生而有福未必是福。整理出版父親的遺作，尤其英文自述（補全了一九五八年後的部份後，在美由史坦福大學書店發行。）總算完成了他一生惟一未竟之業，祈望父親在天之靈，能得到一點安慰。



■民國十三年作者攝於康乃爾大學

■八十歲生日祝壽，與夫人觀賞晚會攝影。



■八十歲生日祝壽晚會，親友演八仙祝壽，左起沈慈輝、張奉德、王友釗、李崇道、費景漢、張訓舜、嚴奉琰、沈君山。